

等一场积雪

今年会积雪么?

一人冬,我就在等一场积雪,而雪,迟迟未

来。少时,一放寒假,就有太多好玩的事,山顶晒太阳、空中看云、菜园捕鸟、麦地爬桑、沟壑踩霜,而父亲,则叼了叶子烟,去坡地闲逛,察看麦苗墒情,口中念念有词:“瑞雪兆丰年呀!咋不堆点雪呢?雪压苗壮哦。”

父亲背着手,也在等一场积雪,而雪,就是积不起来。

当然,村里偶尔也会飞几片雪,仅仅是飞而已,小小片,只在空中舞,落棉袄上瞬间即化,未化的落在麦苗上,只弹几下就掉进地,化水不见。天空一飞絮,我就开始祈祷,下大点吧,时间

长点吧。小雪最好下到夜里,才积得起来。可飞雪不择时间,飞雪想落就落,想停就停,往往等上一晚,第二天推门,仍未见积雪。那些飘下来的小雪,是否又飘回天上去了?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惊喜,我们只在书中读到。

南方不缺雪,只是四川的雪不爱扎堆,雪从遥远天空中飞下,像飞絮,飘呀飘的,长途跋涉,在空中就变脸,变成雨夹雪。雨夹雪应该已经不算雪了,雨夹雪转瞬即化,是雪中的昙花。

雪未沾地,温度却触底了。此时,我最喜欢钻进竹林,听飞雪在竹叶上的摩挲声,这沙沙声放大了飞雪坠落的声音,这声音自然比不了白居易“夜深如雪重,时闻折竹声”的意境。父亲则拿了砍刀,来竹林砍竹,父亲要编竹篾烘

笼,烘笼是烤火用的,铲些灶孔里燃烧过的木炭在烘笼里,上面铺一层灰,我们将烘笼夹在两腿间,冬天就不冷了。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”我们在南方的天空下,夹着烘笼,坐等一场堆雪的来到。

冬天本就应该有雪,没有雪的冬天,似乎就没了灵魂。相较于北方人来说,这点期盼太不值一提了,而我在四川等一场积雪,却是多么盛大和理所当然的事哦。

儿子去哈尔滨读大学前,几乎就没见过一场像样的积雪,对于北方的雪,他是无比兴奋和稀奇的,儿子传给我们的第一张照片,就是他四仰八叉躺在松花江边的场景,瞧他那陶醉的样子,我也非常羡慕,不过大学4年,他就只传回这

么一张雪景照片,因为在北方,大雪封门,室内恒温加持,他已对踏雪寻幽失去应有的兴致。

你可能永远无法想象,一场积雪在四川人心中的地位。

没能等来一场积雪,却真等来一树花开。一树一树的蜡梅在冬天深处独自开了,望着满树蜡梅,望着空旷高远的天空,我决定攀摘几枝半开未开的蜡梅回家,置于书房案头,再烤上火,端坐着挑灯夜读了,我要在书中坐等夜里飞雪,幻想明天“檐前数片无人扫,又得书窗一夜明。”那该多美好。

然而,这一切,或许只是我一厢情愿。不管了,雪落或未落,雪积或未积,都无所谓,反正,这意境总算有了。

黎杰

腊月还乡

章铜柱

对于离开家乡的人来说,腊月里总是要回一趟老家的。仿佛只有回了一趟老家,这个年才可以过得踏实一些。

腊月还乡,是一种深情的回望。除了在外读书的那几年,我从未真正离开过家乡。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,离老家最远的时候,也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,即便再忙,抽空回去一趟的时间是有的,也很方便。可这几年,我也不是经常回去,有时要隔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去一趟,想起来,也算是和老家越来越疏离了。到了每年的腊月里,是我回老家最频繁的日子,隔几周,就要回去一趟。坐车,一路看着眼前熟悉的风景,就莫名地开心起来,知道已经到了哪里,那些熟悉的地名,和我的乳名一样熟悉。每走一段路,便离家近一些,有时还会联想到和刚刚经过的某个地名相关的趣事,会哑然失笑,这就是回乡的情致了。

刚走到村口,就能听到熟悉的乡音。三婶在唤他孙子时的声音,有点嗔怒和心疼;二叔吆牛回村时,声音悠然而久远;砖匠爷爷喊着我的小名和我打招呼的声音,总是那样亲切,我爷爷去世后,他格外疼我,每次见到我,都会和我打招呼,问长问短地说上几句,我熟悉他酒后微醺的声音;房前屋后的鸡鸣犬吠之声,总是此起彼伏,这样的村庄才是生机盎然的。

近些年,我回老家的次数少了,很多年都没有去有些邻居家串过门了,在村道上看见一些年龄小的孩子,已经叫不出他们的名字,可看到他们的模样,马上就能认出他是谁家的孩子,知道他的爸爸或他的爷爷是谁。村里的房子多数都翻新了,即使没有看见乡亲们盖新房的过程,我也能一眼认出那新盖的楼房是谁家的,它的屋基没动。村庄依然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村庄了,可腊月里,我还是时时会有要回去看看的想法,腊月还乡,还乡情更甚,也更真。

腊月还乡费思量。费思量的是还乡的所见所闻,它们能勾起我们许多对过往的记忆。邻居家厨房的屋檐下堆着些柴,应该是从村西丘陵上砍来、拾来的枯木断枝。墙边堆着的一捆捆芦苇,是从村东大湖的湖堤上砍回来的。以前芦苇是用来编席子、编晒帘卖钱的,现在它们只能堆在屋后当柴禾烧了。

院子的角落里,能发现一些随意放着的缸、坛子。大的水缸是过去装水用的,也有发豆芽用的,还有一些是腌菜缸。小的坛子,多用来腌菜。看到缸、坛子被弃置一边,老家的某种生活仿佛也被我们丢去了一边。腊月里,回到老家看到这些,心里总有一些伤感。

腊月还乡须断肠,我的心里总纠结着,腊月里想还乡,却又不敢还乡,情深还情怯,难聚又难舍。有这样心情的人,大概不只有我。今天看到一位朋友还乡后发的朋友圈,配了一组在老家拍的照片,有一堆截成段的木柴,一个破碎的瓦缸、门头的门牌号、一台旧电视机、土砖瓦顶的老房子,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张照片,山坡下,冬树枯草间,散落着的几栋砖墙老房子,小瓦青黛,砖墙有着明黄温润的光,像每一个心中老家的样子,房子虽然旧了,却依然能温暖着我们的内心。朋友说:“逗留在此,不忍离去;百感交集,无法自拔。”这就是腊月还乡堪断肠的纠结所在,也是每一个恋乡人的心结吧。

冬花开 醒精神

米丽宏

小区楼宇门口有株蜡梅,岁龄还不小,看上去杆细枝柔的。忽一天,蜡梅香就在寒风中拧着卷儿弥散开了。那香气亦浓亦淡,又清又远,好像一支笛乐,散淡、悠扬。

鼻子里嗅着,转脸去寻,忽然就瞧见了花开梅枝!嫩芽嫩脚的梅枝上,蜜蜡小朵,疏疏灿灿,细碎明亮。小小的长圆形花瓣儿,向后翻卷,捧出内里的红色花蕊。仿佛佛的一点小心事,煞是动人。我禁不住停下脚步,耸动鼻子,去品味。

身边走过的人,有的兀自匆匆,有的举头望望也走开了。为一株蜡梅停步的,总是不多。

还有梅花,我在书上见过,梅花开时,古人会用一枝梅做清供。古画上,小口长颈圆腹花瓶,插上虬枝斜伸的梅枝,形成稳定的构图。花稀星点,古意盎然,真是“自案生春小瓶花,疏花小叶一支斜”。繁花虽艳,却也敌不过这“小壶中,暗香浓,玉玲珑”。

冬天的花里,水仙也雅。

种一钵水仙,冬寒的日子里,会多出许多情味。水仙球疙疙瘩,稍微雕刻一下,剥去多余鳞片,用一只蓝花浅口的花钵,装上卵石清水,安置固定好鳞球。两三天后,尖细的芽头冒出,簇拥着,像一群懵懂孩童。接下来日日见长,慢慢伸展翠绿手臂;不久,花钵里葳蕤成势;又两天,蒜瓣般的花茎抽出,捧出淡黄花蕾,如安格尔油画《泉》中顶着水罐的少女。很快,锥形花蕾挣脱膜质束缚,展露了玉色容颜。

水仙,真不愧是仙:六瓣花,鹅黄蕊,超凡脱俗,清秀典雅,加上幽雅的花香,直惹得诗人感叹:“暗香已压茶蘼倒,只此寒梅无好枝。”此时,窗外如飘着雪花,室内开着

水仙花。那真是冬天独有的生机与韵律。

冬花儿,皆可点醒精神。

冬花儿里,还有长寿花、长春花、虎刺梅、蟹爪兰、仙客来……此起彼伏,争奇斗艳。冬天的枯索萧条被驱散,冬日也变得绚烂起来。

长寿花是一种沉稳的花儿。它们慢慢打朵儿、慢慢绽放、慢慢凋零……慢得像遥远的过去。待到一簇簇开放,便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丫头,簇拥着,朵朵朝向窗外。那情景令人想起大雪压顶的童年,我们宅在屋里望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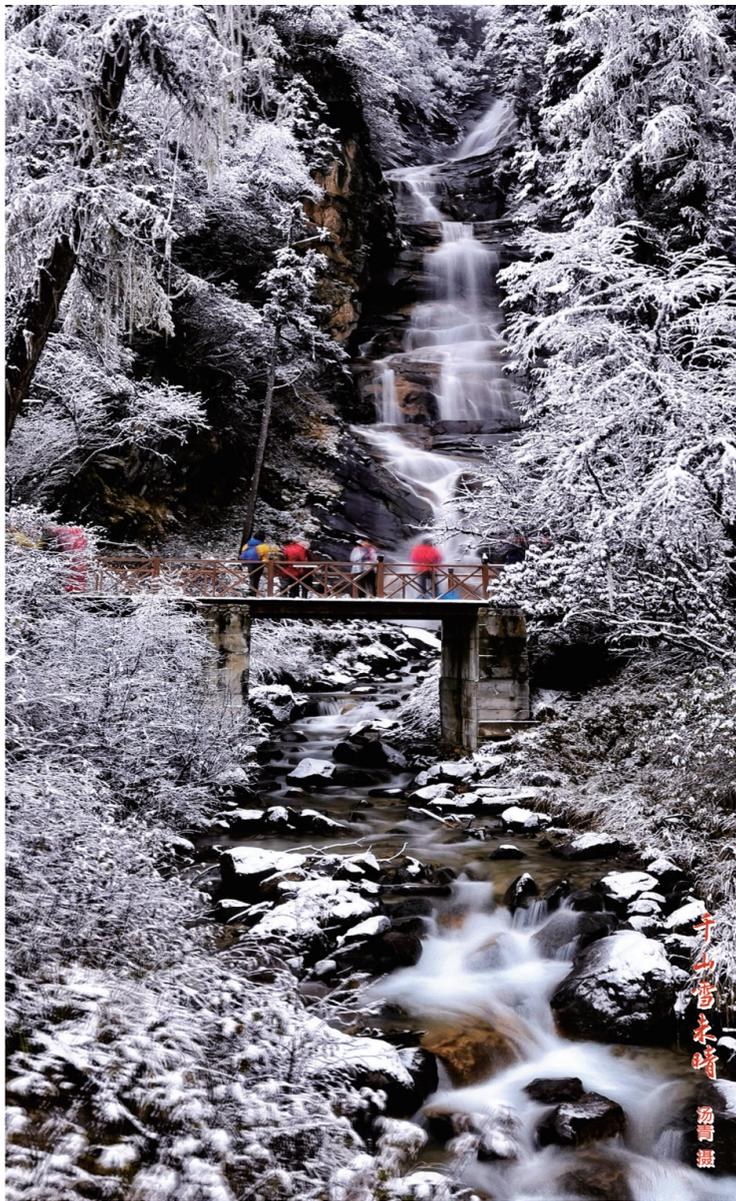
虎刺梅,真“虎”。这茎秆上满是刺儿的梅,花期长,一两个月,都没有衰败迹象;一茬凋零一茬起,永不沉寂。它的“虎”还表现在,枝头花明明已干得簌簌作响,却色不褪、形不凋,像经了保鲜处理。每每看它,会令人想起“铁汉柔情”或“心有猛虎,细嗅蔷薇”。在冬日,这憨憨的、火红的坚持,像簇簇意念之火,令人温暖。

朱顶红开放,像赶趟儿送喜——一朵朵红喇叭,吹奏着热烈高昂的曲子。据说,她的花语是“在任何境遇中,都要坚持正确的道路”,那种奇崛令人赞叹。

花儿在冬天开放,是一种逆向而行,孤独的选择;但也因此显得有几分风骨与执著。

鲁迅笔下的冬花,并肩傲然于雪野之中:“有血红的宝珠山茶,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,深黄馨口的蜡梅花……”

万物凋零时,冬花儿开始吐露芬芳。那种柔软的力量中,有风骨、有锋芒。看它们打朵儿、盛开、飘散芳香,人心里也会努出一根绿芽吧。



于山雪景 勿青摄

风雪夜归人

和智楣

熟悉的家门。

年少时,读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:“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”被诗中寥寥数笔勾勒出的游子行人在风雪夜投宿的情景打动。只是当时还太年轻,不懂得诗句背后深藏的人生冷暖。直到某次,日夜兼程,还至家门,才真切体味到,风雪夜归人,那种已然平安抵达家中,不再辗转漂泊的喜悦,是怎样的温暖和幸福。

记得那是大四那年的寒假,长沙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。临近春节,同学已相继回家过年。不知出于何种原因,也许是对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活有复杂不舍的眷念,也许是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能够独立生活,总之,我不顾母亲的反复劝说,执意留在学校过年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平日里热闹有序的校园渐渐没有了人影。雪越下越大,长沙的冬天有着我一个云南人未曾领略过的刺骨寒风,独自守着空荡荡的宿舍楼,内心的不安和孤独感日益膨胀,回家欲望越来越强烈,最终促使我在一个深夜冒着风雪搭乘火车踏上归途。经历了拥挤而漫长的春运,艰难辗转两天三夜后,我终于在晨光初现的清晨抵达朝思暮想的家乡小镇,推开了

“最后一课”

刘年贵

新年的首次上课,便是养老服务专业上午的两节课。

尽管元旦放假,只有短短的三四天没见面,但毕竟是“年前”道别,“年后”才相见。故而学生们一见到我,就热情地致以新年的问候,并且调皮地祝福道:“老师,2024龙年可要暴富暴瘦哟!”这些精灵鬼,知道我正在减肥中,瘦正是我所期盼的,至于暴富嘛——我故作生气地白了他们一眼:“暴瘦老师接受,暴富嘛——那是不可能的——老师可是廉洁从教,清白做人,你们可别瞎说……”他们经我这么一“教训”,缩着脖子在偷笑。

第一节课就在愉快的说笑声中结束了,我合上书本,猛然间意识到这是本教材的最后一课了,也意味着该班本学期我的教学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。鉴于我所教的科目不是他们的专业课程,且又不在期末考试范围之内,因此,第二节课我安排他们自主学习,把语数外和专业课程复习好,争取在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中考出好成绩。

然而,他们不肯静下心来看书。尤其是得知今后我不教他们了,这是最后一节课、最后相处的时光了,他们目光和神色中流露出来的尽是不舍。往日里喜欢提问的那几个女生提议,要我跟大家分享当年考大学的经验和大学里的生活。

我带着不舍的情绪跟他们分享往事,突然有一个女生站起来,红着脸说道:“老师,我想让您在课本上签名,并留下赠言,您看可以吗?”

我欣然应允,在她课本扉页写下“2024——开启你精彩的人生”,并留下我的签名。没想到这样一来,引得其他同学

纷纷效仿。

他们在讲台边排起了长队,排在最前边的女生年后要参加对口招生高考,于是我给她的寄语是:“未来可期,高考金榜题名。”那个圆脸的女生成绩不是很理想,她打算高三毕业后开自己的小店,所以我给她的赠言是:“抓住命运的彩线,编织五彩纷呈的人生。”紧随其后那位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,因为爷爷病重,家底几乎掏空了,父母无力供他上大学,可是他不想放弃大学梦想,毕竟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考上大学几率很大呢!我忍着泪水给他写下寄语:“越是低谷人生,越要有攀登顶峰的勇气和信念。”并郑重地留下签名和“二〇二四年元月三日赠言”字样,前面的学生不干了,纷纷要求我补上日期,排队排的学生也嘱咐我一定把日期写上。

一番忙碌下来,班内四五十位学生,我都根据每人实际情况留下不同的寄语。看着台下那一双双诚挚的、惜别的眼光,我鼻子一酸,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:“感恩缘分,感恩遇见,2024 遇见最好的自己!”并留下我的签名。然后告诉他们,这是老师写给自己,也是写给他们的新年寄语。班长带头上来写下她的名字,其他学生也纷纷上来,留下了自己的签名。

这时下课铃声响起,同学们齐刷刷地起立,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:“老师——再见!”

我眼角流淌着热泪,对着学生还有黑板上的新年寄语和签名,深深地回上了一躬,哽咽道:“同学们……再见……”

说罢,带着几分忧伤和不舍,我轻轻地走出了教室。